

(片断)

我们一再被告知要热爱生命，就像人类歌唱的那样。热爱生命，包括热爱吃么，又是热爱哪个层面的吃呢。我不知道，我接受了生命，还并不完全理解它，我有天赋的爱，还没有将爱专业化，为此，我接受了吃，一种业余的吃。我不热爱菜市场，这一点是确定的，有什么办法呢，我只是去买菜。我知道，热爱菜市场的人，是热爱生命的人。

(片断)

我洞穿了自我，我超出了我。曾经我被传授过：我不是时间，才觉察到时间，我不是情感才感受着情感，我不是我的身体，才触觉到我的身体，我不是我的思想，才思想着思想。然而，那“一瞬间”或“半个钟头”或“一整天”或“根本没有”，都不重要了。在那“……”我没有觉察到时间，没有感受到情感，在那“……”，没有身体，没有思想。我真的偶然实现了？偶然，我不再被禁锢在我里面，我和底无知无觉了么？

宇 稿于香港浸会大学 二〇一七·十一·廿一

(片断)

.....

按常规，她会说，“我是遵循自己内心来做艺术的。”或者，“我从未想用我的作品来讨好评，艺术家生前拥有的该是籍寂寞无名的人生。”或者，“我没想干预时代和政治。”或者，“我还活着，我的作品被很多藏家收藏、拍出高价对我的创作是一种严重的干扰。”或者，“那不是我考虑的事情，我的作品卖得好不过是一种偶然。”也可以说，“艺术家活着，作品为什么不能卖出好价钱呢。我创新呀，引领这个时代，人们的素养在不断地提高。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仅人人都可以做艺术，还能以此为生。”.....

而他，是什么招式？这不该是赤裸裸的卖弄，因为那些掏钱的人又不是傻瓜。他更无必要跟我使手段，我代表的可是艺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杂志。况且，我压根没有问他有关问题。我不会问，为什么而艺术？为谁而艺术？受谁的影响？这类问题的，我也从未向任何人问出这样一种问题。他说出那些话时，我还什么都没有问。他为什么不直接拒绝采访。

原稿留稿于香港浸会大学  
2011.11.20